

专家主旨演讲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导 孙中原

(根据录音整理)

很高兴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做学问，求得大家的指教。鲁山县委宣传部部长李自军先生跟我多次交谈，提了很多问题，我一时回答不了，那么现在提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其中一个问题是墨学何以产生，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我正在研究。那么希望先秦史学会给我们答案。他们是专家。我只能从哲学角度说两句。还有一句墨子的话吧，墨子自己说，他的工作，他的理想就是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词，读先王之书而求其说，我想从他的话里面可以探索到墨学的来源。在他的话里经常提到尧、舜、禹、文、武，也就是说他是传承了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当然也是经过墨家墨学的特殊的整理、提升和创新。墨子曾经说过一句话，批评儒家的述而不作，他说既述又作，述就是传承，作就是创新。与善者益多也，后来就演化成一个成语——多多益善。我给大家准备了一首诗或叫顺口溜吧，里面有这样几句：“述作传创多益善”，这是墨子的原话，墨子给我们解释了今天大会的会标，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我曾经做过一个工作，有一本书叫《中华大典》，是国务院正式行文批准启动的建国以来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被列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和《国家

“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项目。原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任继愈先生，担任总主编。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差不多十年时间，我担任哲学典的编委和诸子百家分典的副主编。我们花费了多年的时间调查了从远古到清代末期所有关于诸子百家的材料，那么我亲自编了关于墨家的材料共计50万字。这本书已经出版了，大家可以看看，分门别类的。几乎是墨子材料所有的汇编，可以搜集到的。同时，我一个也编了诸子百家分的一半，诸子百家我们列了十几家。我的意向是，墨家是所有诸子百家中最突出的一点，也就是我说的“墨学的强音”、最强音。那么墨学的强音是什么，我想用一句话6个字说，就是他的科学人文精神。墨子的科学人文精神是诸子百家中最突出、最独特的。墨家几乎涉及了当时所知的所有的科学门类，大约有十几个部门。如逻辑学、哲学、自然科学，政治、经济、文化、伦理、教育、军事等各个领域，无所不包。所以墨家的科学精神是最突出的。墨家的人文精神也是最突出、最明显的，是无与伦比的，是诸子百家中精华最多的。关于人文精神，我只说一点，我们现在所说的所有关于人的科学，关于人的词汇，科学名词，譬如人文、人道、人本、人性和人权等，墨家都是最突出的。过去我们的缺点是不重视这个，现在我们要重视起来，这是墨家思想的最强音，也是我们当代中国的最强音，也是当代世界的最强

音。墨家思想，我们要传承什么、发扬什么、创新什么，答案就在这里。这是第一个问题，墨学何以产生，我谈到了墨学的当代价值和意义。第二个问题是：二千年来，墨学传承创新的过程、历史。我刚才已经说了，在编写《中华大典》的过程中，我们了从远古到清代末期关于墨家的所有材料，并对墨学材料进行了全面类编。据我的统计，一百多年来，也就是从梁启超以来，关于墨子研究的文献占二千多年来墨子研究文献的 75%的分量，假如从近二十年算的话，又占有研究的 50%，也就是说墨学的传承、发扬、创新是在加速度地发展，越来越快。不但快而且质量越来越高。不信大家可以调查研究清代以前，清代以后和近二三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墨学一百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的发展趋势呢，我可以用几句话来说，墨学发展到现在，它已是一个巨大的磁场，形成了滚滚大潮。我编了一句诗叫滴水朵浪涌大潮。我用这句诗说明我们这些人与大潮的关系。我们一个人是一滴水，我们的一个工作是一朵浪，比如我们今天开的研讨会就是一朵浪，我们每个人的研究，我们每项工作的成果，共同汇聚成大潮。什么大潮，墨学研究、传承、创新的大潮。这是一个大潮，是一个思潮，一个不可遏止、汹涌澎湃的大潮！是一个运动，这个运动是持续不断的，经久不息的，是无法阻止的。所以我说“墨学强音万古传”。古人也就说过，墨学的强音绝对是可以长久地传承下去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学习到了这次研讨会的主标题——墨学与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这是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刚刚受到的教育，通过与当地领导的交流、讨论，使我明白了这一点。以后，我的研究工作就要贯彻这一点，努力地实现这一点。前不久，我和出版社签了一个很多书的系列合同，即国学系列，这里面以墨学为主。其中一个工作就是墨学辞典的整编，大概有100多万字，现在已接近一半，大约三年可以出版。在里面我要贯彻当地领导对我的指教，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如果让我即兴地说一下，就是要把墨家的科学人文思想同现代的先进思想、优秀思想结合起来，同西方的优秀思想、先进思想结合起来。也就是墨学可以和全人类几千年来的优秀思想、先进思想结合起来。共产党讲“三个代表”，其中一个“代表”就是先进文化、先进思想，其中就包括墨学与现代思想、西方思想的结合，包括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大家看看，这次大会论文集印的我的第一篇文章，里面有这样的话：“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你看看这句话，是不是可以编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里面？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思想教育我们的学生？教育我们的人民，教育我们自己？我的诗代表我思想的最强音，多年来我思想的最强音就集中到我的顺口溜里，我的工作，未来的期待，我的理想都集中到里面，我把它作为花絮奉献给大家。

最后，我要感谢鲁山县委、县政府，经济的投入、人力

的投入，作了我们墨学研究的强大的后盾，强大的动力，是永不穷竭的百泉。我们全国的墨学者、我们国际的墨学者，把我们一个一个地接过来，服务地这么周到，我们特别地感动，我向你们致敬。

感谢大家。

在鲁山县墨子研讨会上的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徐希燕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朋友们：

大家好！

首先对主办方真挚的邀请表示深切的感谢！衷心祝愿第四届国际墨子研究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墨子是中国先秦百科全书式的专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管理、外交、伦理、宗教、管理、心理、语言、科学、技术、工程等众多领域做出了辉煌的贡献，他还是中国首位科学家、力学家、声学家、军事工程师、防化武器专家。先于牛顿，提出牛顿第一定律，即作用反作用定律。

墨学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构成我国民族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人类宝贵的文化财富之一。

对于墨子里籍，我在《墨学研究》中已经阐述，就在河南省鲁山县，这一科学事实一百年、一千年以后也不会改变，建议学术界不用再争议了。

这是我十年后重返鲁山，感慨很多，现谈三点想法：

一、墨学研究要与文化产业兴国战略结合起来。

十七届六中全会将文化软实力上升为国家战略，指出：“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根本任务……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墨学研究要为国家战略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支持。鲁山县可以集成更多墨学专家，通过挖掘、整理、弘扬墨学文化，为国家文化战略提供支持。鲁山县要成为弘扬墨学、挖掘墨子思想的发源地，而且也应该成为我国墨学研究的高地，成为中华文化对外的窗口之一。通过墨学研究，向中国社会各界、向全世界宣传墨子“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等核心思想，为人类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向好战的国家传播墨子思想，坚决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二、墨学研究要与促进鲁山县乃至平顶山市的文化产业发展结合起来。

法国前文化部长曾说过：“明天的经济是文化经济。”从国际上看，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在GDP中的比重非常高。我国历史文化悠久，发展文化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像西安大唐芙蓉园、杭州西溪湿地公园等都是发展文化产业的成功案例。鲁山县有墨子故里这张王牌，发展文化产业具有充分的战略依据，为此应大力发展文化教育等相关产业以及相关产业，使文化成为地方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源泉。研究墨子也有助于中原崛起战略的破题。

墨子是应用经济专家，墨学研究要与促进旅游业的发展结合起来。鲁山县有很多关于墨子的遗迹、遗址。如：墨子故里碑、墨子讲经堂、墨子染布坊等；可通过前卫的战略规划，保护性重现墨子故里各类遗址，从而打造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的旅游产业链，以推动当地经济增加、带动农民致富。前不久本人主持了新疆某县旅游产业总体规划，直接带动投资60多亿元，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三、墨学研究要与打造地方品牌结合起来，要将墨学的无形资产转化为当地的文化旅游品牌、产品品牌、区域形象品牌等。品牌形象的提升将极大地降低区内交易成本、增加商务合作的机会。山东省青州市的发展就是一个成功案例。我曾主持青州市的系列相关规划，提出了“借花献佛、仰天拜寿”的文化理念，2009年青州市成功地举办了全国花博会，吸引众多的客商，创造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文化效益。品牌的价值可见一斑。

最后，衷心祝愿鲁山县经济繁荣、社会和谐、人民安康！
祝愿各位与会代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2012年4月21日

在鲁山县墨子会议上的发言（提纲）

萧鲁阳

一、三十年来，河南省墨学研究结集出版了许多著述，硕果累累。

- 1、宋成荣 墨学著作五种 台湾出版
- 2、杨晓宇 墨学著作一种
- 3、潘民中 墨学著作一种
- 4、徐希燕 墨学著作一种 并再版（专门增加墨子非滕州人节）
- 5、郭成智 墨学菱一种（《墨子鲁阳人考论》）
- 6、萧鲁阳 墨子著作四种
- 7、张新河、张九顺 墨学著作一种
- 8、赵保佑、高秀昌、贺国营 论文集一种
- 9、赵保佑、高秀昌、荆建刚 论文集一种

以上共十七部。二、二〇一一年新出版五部，其中，立足鲁阳立论的二部，河南占二部。

- 1、萧鲁阳 行侠仗义说墨家
- 2、张新河 墨子鲁阳悬疑案
- 3、杨义 墨子还原
- 4、史党社 墨子城守研究
- 5、王赞源等 墨经正读

三、平顶山市四事

- 1、平顶山学院设立墨子学院，纳入本科教育。
- 2、鲁山县设立墨子研究中心。
- 3、平顶山市政协举办鲁班学术研讨会。
- 4、包头墨子研讨会会有我们的声音。

此次先秦史学会积极参与、支持、指导河南墨学研究，标志着河南墨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前程似锦，辉煌无限。

三、本人论文《墨子天志蠡酌》要点

- 1、天有意志。天志与法仪是内外篇关系。天有象、有形、有威、有灵。
- 2、天志即人志，天道即人道，民安而天安。
- 3、上天有监督之权，上天有对天子的监督之权。有其积极意义。
- 4、有天志，无天命。墨子书中“天命”一词出现四次，但都不是墨家的话。

备注：发言人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河南省墨子学会常务副会长。

《墨子》所引“五行”的关联性解读

邢文

重要说明：本文系 2012 年 4 月在河南鲁山第四届墨子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主题发言的草稿，仅供内部总结、汇报之用。在未取得作者书面授权之前，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发表或流传。

一、《墨子》所引“五行”及其关联性背景

《墨子》引述“五行”仅见于《明鬼下》与《经下》两篇。《备蛾傅》：“城下足为下说瓠杙，长五尺，大围半以上，皆刻其末，为五行，行间广三尺，狸三尺，犬牙树之。”^[1]这里的“五行”，系指守城锐杙的布置，不属于《墨子》所引“五行”。

《明鬼下》与《经下》各述及“五行”一次。《墨子·经下》：“五行毋常胜”。^[2]这里很明显说的是“五行”生克，所引“五行”即是传统的水、火、金、木、土阴阳“五行”之说。《墨子·贵义》篇末有墨子与日者的对话，内容反映了“五行”生克的思想，与《经下》所引“五行”之说关联，可以参看。

《墨子·明鬼下》所引“五行”之义，则为千年学术之谜。

《明鬼下》引《夏书·禹誓》论证古之圣王以为有鬼神，并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禹誓》记禹大战于甘，宣布有扈氏之罪，有“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之语。^[3]这一“五行”是什么，学界从来没有一致的意见。这是《墨子》所引“五行”最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此，我们拟从《墨子·明鬼下》的关联性背景入手，对这一“五行”之说再作考察。^[4]

从古代文献的关联性背景入手，考察相关问题的古义，是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研究的一个方向。^[5]我们所说的关联性背景，于《墨子·明鬼下》所引“五行”

问题而言，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明鬼下》篇外的关联性背景，一是《明鬼下》篇内的关联性背景。

就《墨子·明鬼下》篇外的关联性背景而言，其所引“五行”问题长期以来未引起学人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明鬼下》所引《禹誓》一节的主要内容，并见于今文《尚书》的《甘誓》一篇。^[6]两者不仅文字有异，征讨有扈氏的君王也不相同，《墨子》所引为夏禹，《尚书》所存为夏启。《明鬼下》所引《禹誓》与今文《尚书》不合，传统学者对《墨子》所引慎而远之，所以少有学者对《禹誓》“五行”予以深究。

就《墨子·明鬼下》篇内的关联性背景而言，其所引“五行”的背景，是子墨子与执无鬼者的论辨。传统学者对子墨子明鬼之说敬而远之，当也与重黎绝地通之后，子不语怪力乱神、汉代及其以后无神论思想的影响有关。

然而，《墨子·明鬼下》所引“五行”问题未得足够的重视，不仅妨碍对于墨子之学的全面认识，以及对于《尚书》先秦之学的全面认识，而且直接妨碍对于先秦时期中国人学术、思想、宗教与宇宙观的正确认识。就研究方法而言，从《墨子·明鬼下》所引“五行”的关联性背景角度进行考察，可以把这一问题置于《明鬼下》篇外、篇内两个不同系统的背景关系之中——即对于上古文献理解的系统与对于鬼神之明问题认识的系统——使得对《墨子·明鬼下》所引“五行”问题的认识，能够跳出单线的概念考证的传统研究方法，从而有所深化与突破。就研究材料而言，近年来清华简《尚书》及《尚书》类材料的陆续公布，为我们全面理解《尚书》的《禹誓》或《甘誓》问题，提供了新的条件；我们以前讨论过的马王堆帛书《周易》传文的材料，以及后来问世的郭店楚墓竹简的相关内容等，也都要求我们重新认识《禹誓》或《甘誓》所见“五行”之谜。二、《禹誓》与《甘誓》

《禹誓》或《甘誓》以有扈氏“威侮五行”，但传统的阴阳五行说以水、火、金、木、土为“五行”，水、火、金、木、土“五行”如何能被“威侮”呢？梁启超置疑：“……金木水火土之五行何得言威侮，又何从而威侮者？”^[7]这是一个长期困扰学界的难题。郑玄注：“五行，四时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8]，可谓曲为之说，但“四时盛德”与“五行”，还是存有差距。有扈氏“威侮五行”之说出自《禹誓》或《甘誓》，分别见于《墨子·明鬼下》所引与今文《尚书》，

两者均属《夏书》，系“五行”的古说。如前所述，《禹誓》与《甘誓》两者的关系，是《墨子·明鬼下》一篇篇外关联性背景考察的重要方面。

《甘誓》之外，今文《尚书》又有《汤誓》、《泰誓》、《牧誓》等，分别是夏、商、周三代先王战前的誓辞。孔颖达《正义》：

《曲礼》云：“约信曰誓。”将与敌战，恐其损败，与将士设约，示赏罚之信也。将战而誓，是誓之大者。^{99]}

《禹誓》、《汤誓》，举王号为名；《甘誓》、《牧誓》，“取誓地为名”。^{10[10]}

《墨子·明鬼下》所引，甘之战为禹伐有扈；今文《尚书》所见，甘之战是启伐有扈。孔颖达等疏注《甘誓》，不及《禹誓》之说^{11[11]}，可见诸儒并不以《墨子》所传禹伐有扈氏之说为意。在主流经学家的眼中，启伐有扈似为定说。

但禹伐有扈氏之说，屡见于先秦文献所记。毕沅早已指出，《庄子·人间世》有：“禹攻有扈”；《吕氏春秋·召类》记：“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12[12]}孙诒让举《吕氏春秋·先己》：“夏后柏启与有扈战于甘泽而不胜”，认为《吕氏春秋》存禹伐有扈氏与启伐有扈氏两说。^{13[13]}按禹伐有扈氏之说，从《墨子》、《庄子》、《吕氏春秋》，到《说苑·政理》“禹与有扈氏战，三陈而不服”云云^{14[14]}，可谓流传有序，属古人称信之说，不可不辨而废弃其说。今文《尚书》所传前三《誓》——《甘誓》、《汤誓》、《泰誓》，皆为三代先王之“誓”：《甘誓》为夏启之誓，《汤誓》为商汤之誓，《泰誓》三篇（以及其后的《牧誓》）皆为周武王之誓。汤伐夏桀、武王伐纣，商、周两代之“誓”均

出自开国之君，从体例上来看，《甘誓》以“启誓”代“禹誓”，实为破例；夏代之“誓”如果如《墨子》所传为《禹誓》，倒是符合这一编纂体例。

当然，我们不是主张《尚书》的《甘誓》当改名为《禹誓》。《甘誓》与《禹誓》文字并不相同，两者也各有自己的文献特点。《墨子》引《禹誓》：

大战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听誓于中军，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殛绝其命。有曰：日中，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且尔卿大夫庶人，予非尔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罚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尔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赏于祖，而僇于社。^{15[15]}

《尚书·甘誓》：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殛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16[16]}

两者有若干异文。一是誓诰之人。《禹誓》为“左右六人，下听誓于中军”，《甘誓》则为“六卿”、“六事之人”。二是《禹誓》又曰“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予非尔田野葆士之欲也”云云，不见于《甘誓》。三是“予共行天之罚”至“赏于祖”、“僇于社”数语，《禹誓》有省略，《甘誓》无省略。除第二条差异之外，其他差异多为文字繁简之异。

从行文来看，《甘誓》之文明显优于《禹誓》。《甘誓》的誓诰之文，从有扈氏之罪，到夏后的恭行天命，到用命与不用命的赏罚，逻辑严密，层次清楚；誓文的句式，整齐而有变化，对偶、排比、对比等修辞手法运用娴熟，浑然一体；誓文的文气与语气，从“予誓告汝”，到“予则孥戮汝”，一气贯通，不怒而威，极富威慑力，堪称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

《禹誓》之文则不同。首先，《禹誓》详记夏禹誓诰的场景，“命左右六人，下听誓于中军”；这一场景实无关大局，《甘誓》径予省略。其次，《禹誓》宣布有扈氏之罪与夏后恭行天之罚，是分为两节的，中间以“有曰”云云隔开；“有曰”的内容，系夏后对自己恭行天之罚原因的解释，说明自己攻伐有扈氏不是为了个人私欲。这一内容在《甘誓》中也被删却。《禹誓》的这一解释，既有自我开脱之嫌，也破坏了“天用殛绝其命”与“予共行天之罚”之间的文气，不如《甘誓》的行文来得义正辞严。最后，“是以赏于祖，而僇于社”之前，说的都是“若不共命”，没有说明在什么情形下会被“赏于祖”、什么情形下会被“僇于社”；

《甘誓》的表述则简洁而清楚：“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这些不同之处，为我们探讨《禹誓》与《甘誓》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近年来陆续公布的清华简的材料，极大地增加了我们关于《尚书》的知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禹誓》与《甘誓》的关系。2008年7月入藏清华大学的清华简，共有2388枚简，其中多有《尚书》类的文献。“按照后世的分类，一种是真正的《尚书》，见于在今天传世的《尚书》，或者由其标题或内容可以推定是《尚书》的；第二种是不在《尚书》，可是见于传世的《逸周书》的；还有一些，是我们从来不知道的，可是从其体裁来看是和《尚书》、《逸周书》是一类的。这三部分总共有20多篇，是清华简的主要内容。”^{17[17]}这20多篇珍贵的《尚书》类文献正在陆续整理发表。从已经公布的材料，至少可以看见这样一种现象：同一篇《尚书》，在古代可以有着完全不同的篇题。例如清华简有《尹诰》，这一篇《尚书》在传世文献中既被称为《尹诰》，也被称为《咸有一德》，见于《缙衣》、《史记》等。清华简中发现有《说命》三篇，自题为《传说之命》。虽然“传说之命”与“说命”的意思相同，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篇名。最典型的当属《金縢》的篇名。从《书序》到《史记》等等，传世文献均称之为《金縢》，但在清华简中，这篇《尚书》自题为《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18[18]}这些不同的篇名，说明《尚书》的篇章在古代随着文献传流的系统不同，可有不同的篇名。《墨子》所引《禹誓》，篇名、文字均与《尚书·甘誓》不同，并非不正常的现象。

《墨子》所引《夏书》的《禹誓》，其篇名应该是可以相信的。

《禹誓》一名不仅见于《墨子·明鬼下》，而且也见于《兼爱下》。《墨子·兼爱下》引有《禹誓》所记有夏伐有苗的誓词^{19[19]}，其内容在今本《大禹谟》。^{20[20]}

《大禹谟》陈禹之功、记禹之言，郭店楚墓竹简《成之闻之》引其佚文，称其篇名为《大禹》。^{21[21]}可见，《墨子》所引《禹誓》的内容见于《大禹谟》，也是合于情理的。根据出土楚简的材料以及《墨子》在不同篇章的引述，我们相信《墨子》所引《禹誓》的材料是可信的《夏书》文献。

如果这一分析成立，从《墨子·明鬼下》篇外的文献关联来看，《禹誓》或《甘誓》所记的“五行”，应该是一种渊源久远的古说，而不是传统的阴阳五行说所谓的“五行”；有扈氏“威侮五行”，夏后伐之。

三、《墨子·明鬼下》所引“五行”的关联性解读

《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五行”不是阴阳五行说的水、火、金、木、土“五行”，几乎已是学者们的共识。但《禹誓》、《甘誓》“五行”究竟是什么，学界仍莫衷一是。刘起鈇先生尝遍考诸家之说，认为天上“五星”为“五行”的不祧之祖，力主《甘誓》“五行”应指天上的五大行星。^{22[22]}这当然是“很有价值的创见”，但五大行星运行于空，似更无法被有扈氏“威侮”，已有学者驳正。^{23[23]}

从《墨子·明鬼下》篇外的文献关联可见，《禹誓》或《甘誓》“五行”系《夏书》所记“五行”的古说；从《墨子·明鬼下》篇内的文献关联可见，《禹誓》或《甘誓》“五行”与《墨子》的明鬼神之说密切关联，是天、地、民、神、时的宗教观与宇宙观。

梁启超指出《甘誓》“五行”为五种应行之道。《国语》中也有五种应行之道的记述，叫作“五则”。《周语下》：^{24[24]}

……上不象天，而下不仪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顺时，
不共神祇，而蔑弃五则。……

通过前文的讨论，不难看出这五种应行之道，就是“天、地、民、时、神”之道。^{25[25]}

《国语》这里的“天、地、民、神、时”之道，与帛书《二三子》的“五行”之论是完全相合的。《二三子》：

圣人之立政也，必尊天而敬众，理顺五行——天地无
困，民神不渗，甘露时雨聚降，飘风苦雨不至，民心相 以
寿；故曰“蕃庶”。

作为“理顺五行”的说明，“天地无困，民神不渗，”说的就是“天、地”与“民、神”，这在上文已有讨论；“甘露时雨聚降，飘风苦雨不至”，所论的中心并不在“风雨”，而是在“时雨”之“时”，因为，“雨”与“雨”本无质的区别，所以此为“时雨”，彼为“苦雨”，只是因为“时”的不同所致，所谓“好雨知时节，”关键在于“时”。今本《解·彖》：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

可见《周易》以“雨”喻“时”是有其传统的。

帛书《周易》的“天、地、民、神、时”之论与《国语》的“五则”之说相合，是不是一种偶然的，或者是表浅的字面关联呢？回答这一问题之前，不妨把前文所引帛书《周易》中“……德与天道始，必顺五行，其孙贵而宗不灭”一语，按其因果关系，分解为“顺五行”与“其孙贵而宗不灭”两项要素，与《国语·周语下》中的相关内容作一番比较：

帛书《周易》“五行”与《国语》“五则”比较表

	顺五行	其孙贵而宗不灭
《二三子》	德与天道始，必顺五行，	其孙贵而宗不灭。
《二三子》	圣人之立政也，必尊天而敬众，理顺五行——天地无困，民神不渗，甘露时雨聚降，飘风苦雨不至，	民心相以寿，故曰“蕃庶。”
《周语下》	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沈气，火无灾，神无闲行，民无淫心，时无逆数，物无害生。	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
《周语下》	唯不帅天地之度，不顺四时之序，不度民神之义，不仪生物之则，	以殄灭无胤，至于今不祀。
《周语下》	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于民神而仪于物则，	故高朗令终，显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以令名。

《周语下》	上不象天，而下不仪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顺时，不共神祇，而蔑弃五则。	是以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于民
《周语下》	度之天神，则非祥也。比之地物，则非义也。类之民则，则非仁也。方之时动，则非顺也。上非天刑，下非民则，方非时动而作之者，必不节矣。	天之所崇之子孙，或在畎亩，由欲乱民也。畎亩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无有异焉！

从上表可见，《周语下》中“天、地、民、神、时”“五则”之说的内容，是被往复论及的，其“五则”与帛书《二三子》中“天、地、民、神、时”“五行”的相合，不是一种浅表的、偶然的现象，因为：

第一，不论是帛书《二三子》中的“天地无困，民神不渗”与“甘露时雨”之说，还是《国语》中的“天地之度”、“四时之序”与“民神之义”，或“度于天地”、“顺于时动”与“和于民神”，或“象天”、“仪地”、“和民”、“顺时”、“共神”之说等等，“天、地、民、神、时”五者都是作为一个相互关联、自成体系的一个完整的思想概念被推出的；显而易见的是，这一概念在《周语下》中被称为“五则”，在《二三子》中被归于“五行”；

第二，帛书《二三子》的这一“五行”，至少在帛书《周易》的传文中与传统的“水火金土木”之说，非为一物，我们已在上文加以讨论；帛书《易传》的“五行”与《国语》的“五则”，不仅仅在“天、地、民、神、时”五者的内容上一致，而且，从上表可见，不顺“五行”或者“蔑弃五则”的后果，也是相同的，即：子孙不贵而宗灭、子孙不得“蕃庶”，或“殄灭无胤”、“子孙为隶”。这又和《甘誓》“五行”若合符节了。

《甘誓》中“威侮五行”的说法，与《周语》中“蔑弃五则”之说，其“威侮”与“蔑弃”的“五种应行之道”，都可以是“天、地、民、神、时”之道；不仅如此，在《周语》中，逆悖“五则”的结果是“殄灭无胤，至于今不祀”，

在《甘誓》中，威侮“五行”的报应是“天用剿绝其命”，两者可谓丝丝相扣，而这种扣合，也完全与帛书《易传》所论一致。

如果以上的考论成立，沿着《尚书·甘誓》“五行”、《国语·周语》“五则”与帛书《周易·二三子》“五行”的思路，可以发见，不论是从这些概念独特的思想内容的整体，还是就其概念的用词本身来考察，认为它们就是沦隐千年的“五行”古义——“天、地、民、神、时”，完全是合理的。

由以上材料可见，《禹誓》或《甘誓》所记有扈氏“威侮五行”的“五行”，与天、地、民、神、时“五行”的古说，在各种不同的关联性背景中，都是若合符节的。细读《墨子·明鬼下》，天、地、民、神、时“五行”的思想与观念，其实贯穿了子墨子的鬼神之辨——鬼神之神，无不往来于天、地、民、神之间，赏贤罚暴，应时而动。《明鬼下》如下一段，系统反映了天、地、民、神、时的思想：

子墨子曰：古之今之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为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虽使然，然而天下之陈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则先死者非父则母，非兄而妣也。今絜为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请有，是得其父母妣兄而饮食之也，岂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请亡，是乃费其所为酒醴粢盛之财耳。^{26[26]}

子墨子所论“天鬼”，关涉于“天”；“山水鬼神”，关涉于“地”；“人死而为鬼者”，说的是“民”；先死后死、“敬慎祭祀”，无不与“时”密切相关。与《禹誓》“五行”一样，墨子的明鬼之说，也是置于天、地、民、神、时“五行”古说的关联性背景之中。

注：发言人系美国达慕思大学 (Dartmouth College) 终身教授、美国古代中国学会理事
